

别样的美学韵味——

绞胎器“纹”彩千年



绞胎釉瓷罐。延安博物馆藏

延安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多件珍贵文物揭开神秘面纱,其中一件“绞胎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成为观众口中的“明星”。它由志丹县文物管理所精选,不仅展现了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更引发了人们对古代陶瓷艺术的好奇和探索欲望。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保存着来自西安市、咸阳市、榆林市出土的各具特色的绞胎器。

纹彩之舞:绞胎技艺绚丽变幻

延安博物馆展厅内,阳光透过穹顶状的窗户洒落在迎宾大厅内。在该馆基本陈列“辉煌延安”板块,观众们围站在一件“绞胎釉瓷罐”展柜前,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赞叹。区别于其他陶瓷器,这件“绞胎釉瓷罐”身上层层叠叠的独特纹彩,就像千年的纹彩之舞,展现一种别样的美学韵味,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

这种层层叠叠的纹彩,被称为“绞胎”技法,由于制作难度极高,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绞胎器极为稀少,甚至元代以后技艺失传,所以目前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每一件“绞胎”文物,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绞胎器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陶土过滤、胎泥揉练、拉坯、贴敷、粘接、刮削、修整、干燥、磨光、施釉、焙烧等工序。绞胎技法利用不同色系的泥料制成坯泥,通过绞揉、切片、拼镶、贴合、模压等手法形成纹彩。

延安博物馆保存的这件“绞胎釉瓷罐”,以其直口、圆唇、短束颈和流线型肩部,展现出唐代陶瓷的典型风格。该罐的腹部收束,底部则是浅圈足,整体造型流畅而和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外表施以绞胎,使得釉色在罐体表面呈现出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变化,增添了一份神秘而华丽的视觉效果。而足底与内壁则巧妙地露出胎体,为这件作品增添了一抹质朴的自然之美。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文杰通过对吉林和龙渤海国遗址出土的全纹胎釉陶碗、西安韩森寨出土的全纹胎釉陶带盖盂进行模拟实验后发现,绞胎陶瓷的成型既不是采用常规的轮制法,也不是手制法,而是一种特殊的模制法——绞胎模制法。

这种方法使用超过两种不同颜色的黏土,通过精心准备的绞胎泥条和绞胎泥片依托模具模制成型。由于绞胎陶瓷的工艺复杂,制作难度极高,每件作品都会展现出不可复制的自然纹彩。特别是在泥片的收缩率不一致时,容易导致作品在干燥或烧制过程中开裂,使得制作难度限制了成品率。

因此,成功的绞胎陶瓷作品即便在唐代和宋代都非常珍贵和稀少,能够保存至今的更少。

技艺高超:“三彩”“绞胎”双结合

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生活用具“绞胎贴面水盂”,以其精美绝伦的工艺和深厚的历史价值,向观众诉说着那个盛世的辉煌。这件水盂,1952年出土于咸阳市唐杨谏臣墓。水盂为扁圆形,鼓腹,平底。内壁露白胎,胎质坚硬细密。外壁呈深浅不同的褐色木纹,纹彩自然清晰。

水盂,作为传统文房用品之一,主要用于盛装水或墨汁,供书法或绘画时使用。在文人的书房或画案上,水盂不仅是实用的文房工具,也常因其精美的造型和工艺而成为收藏和欣赏的艺术品。水盂的材质通常为陶瓷、玉石、金属等,而“绞胎”水盂则非常少见。唐代的绞胎陶瓷是文化繁荣和技术发展的产物,其工艺和装饰特征与唐三彩有密切关系。

同样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随葬明器“三彩绞胎粉盒”,以其精巧的造型和雅致的色彩,展现了唐代“三彩”和“绞胎”双结合的高超技艺。该盒于1971年西安市出土,圆形,盒面及底部隆起,子母口扣合,用白、棕两色瓷土绞揉而成。通体饰水波涟漪纹样。盒盖中心贴塑一宝相花,贴花无纹彩。

还有一件在西安市东郊陕西钢厂出土的唐代“绞胎粉盒”,也属于生活用具,其独特的绞胎工艺和精美的纹彩同样让人赞叹

不已。该盒呈扁圆形,分盒身和盒盖两部分,以子母口相结合。盖顶隆起,中心贴塑一变形花朵。通体饰棕黄釉,透过釉层和露胎处可清晰地看到由白、棕色两种瓷土绞揉而成的坯体。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两件陕北榆林市出土的“绞胎碗”,分别属于宋金时期和元代。这些碗的绞胎纹理和釉色不仅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工艺特点,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貌。其中,出土于神木县属于宋金时期的生活用具“绞胎碗”,直口、圆唇、深腹,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当时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碗口一抹白色,内壁的白褐色纹理交织,仿佛大自然的叶脉,细腻而生动,罩上一层透明釉,更显清新脱俗。

榆林市出土的另一件“绞胎碗”,为元代生活用具,口稍内收,壁呈弧形,小底,低圈足,厚胎。内外壁上部刻绘竖立的丁香叶纹,内外壁下部刻绘6朵水波涡纹团花。口沿内外1.5厘米宽处无纹饰,施褐色釉,简洁而不失庄重。

这两件“绞胎碗”,不仅是古代陶瓷工艺的杰作,更是古代人生活哲学的缩影。它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中,让经过的观众感受到那份来自古代的温度和情感。

极为罕见:盛唐社会文化生动体现

“绞胎”陶瓷技术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孤品,而是在汉代、唐代,再到宋金、元代等不同时代均有发现,特别是陕西、山东、江苏等地出土了包括枕、盘、杯、碗、罐、钵、执壶、骑马俑等。它们被保存在全国各大博物馆中,如同火与土的交响曲,历经千年的淬炼,留下岁月华章,终与观众见面。

在这些博物馆中保存的绞胎器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绞胎射手骑马俑”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绞胎射猎骑马俑”,它不仅展现了唐代绞胎工艺的精湛技艺,更是唐代社会文化和审美情趣的生动体现。其中,“绞胎射手骑马俑”的特点在于其生动的人物造型和精细的绞胎纹彩。该俑展现了一位射手骑在马上,姿态悠闲,神情专注,正侧身向天空拉弓射箭的瞬间。射手眉目清秀,颌下绘有墨须,头戴褐色巾幘,身着绿色圆领长袍,足蹬褐色靴,右手立鹰,左手举食,活灵活现展现唐代贵族狩猎的生动场景。

“绞胎射手骑马俑”的陶马,也被塑造得高大肥壮,施以赭褐色釉,背驮猎物,与射手的服饰釉色浑然一体,形成了一幅动静结合、色彩协调的画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俑的胎质采用了高岭土,通过模制和绞胎成型的技法,展现了深浅不同的颜色胎泥相互融合,形成粗细不等的纹彩状花纹,再切成薄片贴于器物表面,这种工艺在当时极为罕见,展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

另一件懿德太子墓出土的“绞胎射猎骑马俑”,以其雄壮的马匹和英俊的骑士,展现了唐代贵族狩猎的生动场景。可以看到他头戴褐色巾幘,身着绿色圆领长袍,足蹬褐色靴,英姿飒爽。右手立起一只猎鹰,左手举食喂鹰,姿态自然而生动。他腰佩弓箭,右侧挎箭囊,装备齐全,彰显了唐代武士的威武之气。陶马则高大肥壮,施以赭褐色釉,背上驮着猎物,与骑士的服饰釉色浑然一体,形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狩猎图景。 □凤霞



绞胎射手骑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鉴藏

民俗

对故乡的眷恋,源自儿时的烙印。

村中那座古朴的戏楼,翘檐斗拱,鳞瓦白墙,总出现在梦中。一天,当我得知“同州梆子”早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瞬间拉开了记忆的大幕:梆子声隔空传来,缥缈如仙境的舞台,板胡烘托着狂放或悠扬的唱腔,萦绕在村庄清凉的夜色里。

想念家乡的社戏,我赶紧联系老家的朋友,得知剧团正在乡间巡演,便收拾行装,欣然返乡。多年未曾谋面,牵挂的社戏就在乡愁中,如赶赴故人之约。旧地、老景、故人,车进大荔地界,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见到老友,就迫不及待地聊起了同州梆子的过往今昔。

古老的东路秦腔,源于关东中部以同州府(今大荔县)为中心的数十县。伴奏乐器兼以枣木梆子相击来增强唱腔节奏,因其特有的表现力而被称为“同州梆子”,对陕西其他剧种及各地梆子戏的发展有过深远影响。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对传统剧本的发掘,整理出200余个剧本,又新拍了原创剧目《丰图义仓》《黄河岸边枣花香》等。

沿大荔路向南,过洛河大桥,就进了沙区。大荔县剧团正在横卧于沙苑深处的苏村镇演出,我们是前往看戏的。路两边连片的枣园绿浪翻滚,空气里氤氲着枣花的甜香,朗日下的天空高远而蓝,不时有燕雀伴飞,上下翻飞,划着优美的弧线。进苏村镇后,随人流来到剧场。只见枣红色绒布围饰的戏楼上方,悬挂着“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的红色白字横幅。戏台下,前面坐的是本村人,后面横七竖八停放的车辆上是追剧的外村人。四面巷道里,脚步匆匆,车轮滚滚,源源不断涌来。

旁边三轮车上几位老者在聊戏,我插

又见同州梆子

嘴问:“大叔,你们是哪个村的?”老人笑答:“堡子村,昨天在我村演了,没过瘾,今天又来了。”

“为啥不在家看电视,要出来看戏呢?”“现场气氛好,有感觉。咱县剧团的戏,嬉嬉扎扎!”大叔拍手撩发,哈哈大笑起来。

说话间,有马尾小辫从身前掠过,我伸手欲拦,问:“小朋友也喜欢看戏?”她侧身避开,飞身挂在爸爸身上。年轻的父亲摇晃着回答说:“我们来沙苑旅游,听说有戏,就寻来了。”

朗朗笑声中,后车上的中年人把着车窗也加入聊天:“我家这老爱看戏,一直想来发源地感受原味的同州梆子。趁年假,就专程赶来了,却一桩心愿。”

欢声笑语中,梆子骤然响起,器乐声传来,众人目光投向舞台,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大幕徐徐拉开,早场《玉堂春》展现在眼前。只见演员翩然上台,水袖飘舞中的唱腔高亢圆润。绿荫覆盖,暖风拂过,倒衬映了同州梆子的慷慨激昂,间有轻揉心田的细腻。

换场间隙,屋顶上飘来田野深处布谷鸟拖长音的咕咕声。柳条轻飏,白杨哗哗,谁家的小猪溜进院子左嗅右拱,笑翻了人群。老友说:“剧团逢周末在县剧院演出,周内下乡。听说今年已在段家、冯村等地演过很多场了。”家乡的社戏熏陶了我的童年,又渲染了现在的乡村。随老友叙说,眼前这座氤氲泥土气息的移动“戏楼”,在乡道上游走,与鸡鸣鸭叫相伴,一场又一场,长年演出在乡间。

午场是折子戏《杀狗劝妻》《三娘教子》和《苏武牧

羊》,喜闻乐见,娱乐的同时传播爱国、爱家思想。人群中,指间的烟卷燃成了灰条,茶杯在手里静悬,衔着烟舌的唇不动了,糖葫芦斜斜在手的上方。人们目光凝聚,紧盯戏台,不时发出叫好声。专注的氛围里,几只土狗蹲坐人缝望着舞台,鸟儿羞闭了歌喉,飞走了。树枝上伏着一只花猫,眯着眼睛似乎在回味戏腔。

戏是悠长的,给农人带来欢乐。多年以前,很多村子都有戏楼,一帮小伙伴在人缝中嬉戏的场景记忆犹新,对戏的朦胧印象,如迅哥儿眼中的社戏,“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只留下“划船”和“偷吃毛豆”的细节清晰而长久。离乡久了,社戏也缥缈如远去的桅帆,静卧在记忆的角落里。可到今天才知,它不但未曾退隐,还焕发了活力。

凡事皆有过往,所有的建筑都会湮没在历史长河里,唯有文化能源远流长。古戏新演,老剧传唱,扎基层,守乡土,送戏到田间,同州梆子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返程途中,车内余音缭绕,老友又在介绍下一个演出地点。 □刘潇



同州梆子《辕门斩子》剧照。尚洪涛 摄

祖母的浆水面

秦味

人走天南海北,家的味道亘古不变。

生于北方,钟情每日一碗面条,胜过鱼虾海鲜。在众多面食里,我特别喜爱浆水面,那是祖母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要吃浆水面,先得窝(发酵)浆水。每年麦穗泛黄时节,祖母就开始清洗家里的黑瓷老瓮,张罗着窝浆水。村里也有不少人家做,可总是弄不好。浆水没吃几天就起白沫发馊,有人就放弃了。左邻右舍都喜欢吃祖母窝的浆水,都夸我们家浆水好,酸醇、味长。祖母很高兴,顺口说:“想要浆水酸,太阳晒三天;想要浆水好,竹筷时常搅。”这是实话,乡邻们都认可。

窝浆水其实很简单,但是祖母做得并不简单。首先是发酵浆水的器皿,包括搅



动浆水的长竹筷子、面汤和发酵用芹菜,都不能沾染一星半点食用油,否则浆水半途会起白沫。

然后就是做浆水引子,祖母下面条时,特意往锅里加汤水,捞出面条后又怕面汤寡淡,倒一小碗面糊入锅烧开,将洗净的芹菜拦腰切成两段趁热下锅。待冷却后,将菜和面汤倒进院子中间早已清洗干净的黑瓷老瓮,滴少许发酵物。别人家用醋或酵母做发酵物,祖母用酒或者醪糟,她说这样窝出的浆水绵纯不涩。

当天做的浆水引子是不能现食的,得在日头下发酵三天,待瓮中面汤酸香扑鼻,浆水才算做成了。后边就简单多了,每天食用多少浆水,续添多少面汤,边发酵,边食用。窝浆水的芹菜不需要天天更换,四到五天置换一次。没有菜,一周换一次也行,也有人家喜欢吃浆水泡菜,包菜、豇豆都往浆水里放,沏两三天捞出,做酸菜炒肉味道更加鲜美。

那年月,农家面汤也很珍贵,家家户户养着猪羊,面汤是拌饲料所必需,所以经常有人吃我们家浆水多,回添面汤少,浆水吃着吃着,就日渐少了。祖母对此并不介意,每天我们吃不吃浆水,都往黑瓷老瓮里

面汤。祖母说浆水不值钱,多窝一些给村邻,就当积福行善。

浆水窝好了,做浆水面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手擀面切成韭叶宽,汤用窝好的鲜浆水。调料只放盐,还可以放少许花椒粉。下锅菜用韭菜炒更好,也可以随手在地头揪一些灰菜菜,炒了更别具一番风味。下面条前,先将调好的浆水汤盛在大搪瓷盆里,面条煮熟后捞进去就成了。

我曾在亲戚朋友家吃过浆水面,总感觉没有祖母做得爽口。祖母笑我偏心——自家啥都好。我说真不是偏心,咱家浆水面绵纯不酸,清香宜人,肯定有啥秘诀。祖母就说,她是用花椒、辣椒炆了热油,把生浆水倒进锅里烧开晾凉,再放一丁点白糖。祖母解释,浆水冰凉,烧开了怕肠胃不好的人闹肚子,加糖是为了压酸,浆水太酸面条就发涩。

时光荏苒,我参加工作到外地上班后,吃祖母的浆水面就少了,但每年夏天回家,祖母的浆水面总会成为我的第一美味佳肴。

那一缕酸绵清爽,在漫长的岁月里香浓如故。如今,祖母早已驾鹤西去,可祖母的浆水面常常在我梦中飘香…… □甘霖

出使琉球的白河僧人

人物

五龙尖,以1901米的高度,为安康市白河县海拔之最。

山下茅坪镇彭家村三组的小白石河畔有一处名叫“佛洞晨钟”的庙宇遗址,属于“岩屋沟八景”之一,曾是佛教香火鼎盛的地方。清代时,此处走出了一位出使琉球的外交使者。

《光绪白河县志·杂记》记载:“古佛洞在南乡小白石,距城百二十里。洞临江,幽深广阔。遗有释迦摩尼像,残碑剥落殆尽。仿佛犹存‘正德’二字。乾隆五十五年(1790),监生何九成,乡民盛宏耀等重建官殿。安徽太湖县文生赵孟儒留寓于此,为之作赋以记奇胜。”

何九成经考证是《光绪白河县志》记载中“何诚九”之笔误。何诚九是茅坪何氏家族的十二世祖何学经(1732—1791),何氏后裔称之为“诚九公”,祖籍安徽省太湖县。据茅坪村、晏家村和枣树村现存的《何氏家谱》记载:“何学经,字诚九,生来深沉有识,不傲于物,不欺于人。身游关中,名驰京邸。开创基业,履厚席礼。”

赵孟儒,号克斋,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世祖,安徽省太湖县赵氏家族十三世祖赵文楷的侄子,与何诚九是同乡。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年58岁的何诚九决定,和乡民盛宏耀合作,重建佛洞“官殿”。期间,一年轻人造访何诚九,原是安徽太湖县宝坪的乡老赵孟儒。据《赵氏家谱》记载:“赵文楷侄孟儒,学识渊博,深得赵文楷器重。”老乡异地相逢,何诚九喜出望外,迎接赵孟儒到家中置办酒席,盛情款待。

经过何、赵二人精心设计和近一年施工,到乾隆五十五年冬季,佛洞“官殿”建

成,以东西为中轴线。东面开有包括空门、无相门和无作门这三门并列的山门,两边有二金刚力士分列左右。天王殿南面紧挨佛洞沟。依沟水之势修筑棧道,棧道两旁是园林。园林间溪水潺潺,曲径通幽,桃红梨白,柳绿花明,象征着佛法圣地境界无穷。天王殿后边的洞内是僧人生活区,包括库房、客房、厨房、浴室等。

从此,佛洞寺院信徒云集,香火不绝。欣喜之余,赵孟儒作赋一首,庆贺佛事开张之喜,借以反映当时佛洞一片欣欣向荣的佛事景象,并以“佛洞神钟”为题,赋诗一首,录入《嘉庆白河县志·艺文志》中为证:

淡烟暖暖早清晨,古洞遥遥望未真。佛像庄严留宝座,钟声缥缈出红尘。催开上界天光暑,惊醒凡间夜梦新。待到日高清响寂,禅关依旧枕溪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节刚过,何诚九突染恶疾,一病不起,经多方医治无效,于二月二十八日卯时去世,终年59岁。安葬于茅坪水田河口对面山上的黄泥坪。

突如其来变故,给何诚九家庭和刚起步的佛洞寺院带来沉重的打击。当时,何诚九长子何万钟年仅25岁,既没有管理经验,更不懂佛法。在何万钟百般挽留之下,赵孟儒面对何家困境,考虑再三,答应继续留在佛洞寺院。

光阴荏苒,赵孟儒经营寺院佛事,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嘉庆五年(1800)初,赵孟儒收到叔父赵文楷的来信,邀他一同出使琉球。见信后,赵孟儒心想,这既是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是历练成长的大好时机。于是把佛洞寺院事务全部交给何万钟,自己收拾回太湖复命去了。

安徽省太湖县的《赵氏家谱》记载了

赵孟儒随其叔父赵文楷出使琉球的后续历史:“太湖赵氏系出宋朝赵氏皇族后裔。到十三世祖赵文楷,铭记家训,继承家风,勤学苦练,一举中状元,又以钦差身份出使琉球,而享誉海内外。值赵文楷出使琉球,选从客,海道险远,人憚从行,赵孟儒欣然前往。嘉庆六年(1801)从琉球归,编修《赵氏家谱》……晚年迁居陕西。”

后来,何万钟收到过赵孟儒一封来信,信中询问佛洞情况,同时介绍出使琉球之行:赵文楷一行使者经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钓鱼岛等地,水陆兼程,于嘉庆五年十一月到达琉球的一路艰辛。

一年后琉球国王发表演说,送行使者,“国王感激之词,依依若如下泪”,送别人群“跪道,有哭者”等。此行大大加深了琉球国与大清王朝相互了解与邦交之好。信中抄录了赵文楷本次出使期间创作的一首诗:

沧海东去是琉球,飞艇迎使使者舟。万里球波劳远梦,五回龙节下炎州。直教薄海空浮泽,敢谓来风抵北游。辨岳山头回首望,紫云天外护神州。

可以想象,一个钦差大臣的侄子,且伴随使团出国余年的赵孟儒,其书信邮寄到了密友何万钟手中。对于何万钟本人,乃至小白石河流域及整个白河县,该有多大的影响。可以推断,在当时,至少可以推动佛洞佛教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赵孟儒与何诚九、何万钟父子之间的友谊也被传为美谈。

如今,尘封了寺院僧影,远去于佛光钟声,只有佛洞晨钟的遗址,静卧在小白石河畔,默默诉说着佛洞晨钟的沧桑桑田…… □刘志强